



历史 学科专题讲座

刘宗绪 主编 岳麓书社

Lishi Xueke Zhuanti Jiangzuo

世界现代史专题讲座

世界近代史专题讲座

中国现代史专题讲座

中国近代史专题讲座

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

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

中国近代史专题讲座

中国现代史专题讲座

世界近代史专题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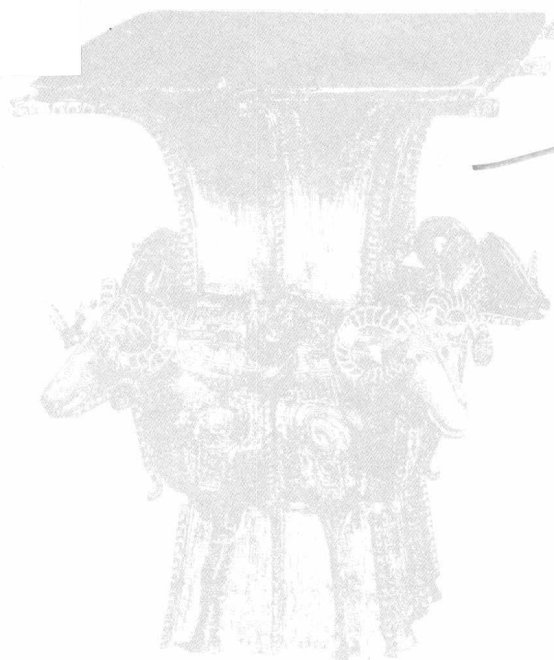
世界现代史专题讲座

ISBN 7-80665-264-7



9 787806 652640 >

K·222 定价:35.00 元



历史

学科专题讲座

刘宗绪 主编 岳麓书社

Lishi Xueke Zhuanti Jiangzuo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历史学科专题讲座/刘宗绪主编. —长沙:岳麓书社, 2003
ISBN 7—80665—264·7

I . 历... II . 刘... III . 历史课—中学—教学参考资料
IV . G633.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0011 号

责任编辑 张铁燕
皮朝霞

封面设计 蔡 晟

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刘宗绪 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25

字数: 619 千字 印数: 1—10,000

ISBN 7—80665—264—7

K·222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望城县高塘岭镇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 410200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885616

邮编: 410006

编写人员

刘宗绪(北京师范大学 主编、第四部分第 1、2、9~30 讲)

孙家洲、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 第一部分)

魏光奇(首都师范大学 第二部分第 1~26 讲)

史明迅(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二部分第 27~38 讲)

陈红民(南京大学 第二部分第 39~46 讲)

温乐群(中国人民大学 第三部分)

黄景用(首都师范大学 第四部分第 3~8 讲)

吴 伟(中国社会科学院 第五部分)

主 编 赘 言

五六年前,笔者和黄安年教授合写了一本《世界近代现代史专题 30 讲》,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续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承蒙读者垂青,两三年里就销售了数十万本之多,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后来,笔者曾与不少地方的中学历史老师接触,在谈起这本书时,大家纷纷表示,此书从历史观和史学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多数和传统的解释不尽相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观点实事求是,言之有据,很有说服力,人们自然就欣赏并接受了。更有不少人说,这本书对提高甚至改变自己的教学指导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为此还说了些对作者的溢美之词。听到这些抬爱的语言,笔者一方面为这本书起了些作用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却又甚感惶愧。

说句心里话,此书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应,确实是我们事先完全未曾料到的。笔者从中深深感到,我们广大的中学历史老师对提高教学质量和自己的专业水平有着极大的热情,对所从事的历史教学工作有着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工作十分繁忙、压力极重的情况下,仍然非常热衷于业务进修,所以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有关读物。笔者多年来在师范大学任教,面向中学、为提高中学教学质量服务,本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早该尽些绵薄之力,但却一直没有给予重视,想来实在令人汗颜。这本《30 讲》似乎稍稍补了一点欠缺,但那毕竟是无意间搞出来的,全然是由于编辑的诚邀,觉得盛情难却,并非是作者的原意。所以,近些年来心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愿望,就是再搞一本包括古今中外各段历史的专题若干讲,那总比只是世界史的 30 讲全面些,对大家的帮助或许也会稍大些。这就是编写本书的初衷。

笔者作为本书的主编,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进行了编写。经过我们商议,这本书还是要和

《30讲》一样,仍然以中学历史老师为主要服务对象,书中所列专题都应是中学历史课中的重点和难点。撰写时,主要是阐述有关的论点,更多地是偏重于理论和分析,还必须注重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在这些前提下,根据需要也补充一些史料。总起来说,是力图体现一种历史观,贯彻素质教育的精神。

素质教育是个全方位的概念,包括思想、道德品质、文化知识、体魄、待人处世的原则,甚至一般常识等等各方面。具体到一门学科,当然也要全面考虑。但是其中首要的一点,也是必要的前提,应该是学科知识的科学性。如果所学知识本身是不科学或不确切的,素质教育岂不成了空话!对于历史学科来说,这一点尤为显得重要。历史学科讲述的,都是已逝去的社会现象,包括发展规律、历史经验、人物、事件乃至风俗习惯等等。对于这一切,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这完全是正常的。但也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会出现多种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这其中就难免包含某些主观任意性的成分。因此,贴近史实、接近科学,就成为研究历史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里用“贴近”和“接近”,而不用“符合”和“完全”,是因为许多史实的“实”是颇有些折扣的。比如远古的事情,有些属于传说,难保准确;有些则是根据出土文物作出的推测。即使是近代以来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不少是为世人所不知的。用“贴近”好像更贴切些;至于“接近”一词,就更清楚了。一来是众说纷纭,有时各种看法中都有合理的成分,同时又存在某种不妥之处,最接近科学的,就是最好的了;二来是作为学术研究,追求真理是无止境的,如果自封“完全”还有什么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呢?总之,把话转入正题,作为单门的学科,在体现素质教育上,首要的一点就是追求科学性。

科学性不是空泛的口号,从历史学科的角度来看,实践检验结果所证实了的东西,才是确实可信的;据此得出的结论,才是最接近科学的结论。换句话说,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是历史学科科学性的一条保证,也是一条必须遵守的原则。通常所

说的实事求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历史学科来说,“实事”就是史实,是“实”的,不是虚的或假的。据此去“求”,结论也就是“是”,而不是“非”,那就是科学性了。

按照这个理解去看历史,应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全部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说,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除去自然科学与技术之外,一切社会现象都有阶级性。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存在绝对化的误差。社会上有许多现象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解释不通的。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是客观规律,如何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对于古往今来那些贪赃枉法、恃强凌弱、损公肥私、腐化淫逸的现象,任何时代的任何阶级都将其视为邪恶之事。相反,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忧国忧民、扶危济困等等,则被视为美德。这是公理自在人心,无法判断其阶级性。即使是各国政府颁行的某些政策,也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人口政策、保护环境政策、食品卫生政策等等。还有些是多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成了全民族遵守的通例,大多也是没有阶级性的,例如汉族人都按干支纪年给新生儿定个属相,属龙的、属虎的、属牛的等等,外国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就没有这种习惯,这能归入阶级斗争范畴中去吗?所以,把一切社会现象都归结为阶级斗争,既不科学也无法做到。

而文明是个广泛的概念,不同于文化。文化是指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学与艺术以及风情民俗等等;文明则是指人类的一切创造,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制度、法规、生活方式等都属于这个范畴。从最早的人类以采集、渔猎为生,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生活质量、文明程度已有了多么大的提高,简直是判若云泥。依笔者浅见,探索这一过程才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使命。

当人类脱离其他兽类出现在世界之上时,他们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自己是区别于那些兽类的会制造工具的“人”,也不懂得同类相残是一种罪恶。甚至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还有以屠

杀人来祭祀的做法,还有强迫活人殉葬的野蛮行径。可以说,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经过反复的探索,遭受了无数苦难,才渐渐有了精神觉醒,逐步反省了大量的问题,慢慢懂得了社会进步与自我完善的许许多多道理,生活得越来越文明了。

其实,阶级斗争本身就是文明演进中的组成部分。从同类相残到部族仇杀与混战,再到阶级斗争;从氏族组织到建立国家;从城邦林立到大国并存;从仇杀到战争,再从战争到对话与谈判;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武力占领到经济渗透;从啸聚山林的造反活动到争取人权的斗争;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制度到代议制民主;从孤立分散到形成世界体系,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在精神上逐步觉醒的反映。自古以来,我们人类就是在不断探索和认识客观规律,不断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之中前进的。在付出了不知多少沉重甚至惨痛的代价后,才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文明程度。例如,先人们付出了数不清的流血与牺牲的代价,才使今天大多数人明白了战争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自古以来有无数人遭受疾病折磨,又有大批有志之士长久探索,才使医学和药理学取得了那么多突破性的成果。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演变,不都同样属于这个道理吗!

由此可见,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去看历史,实际上是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总纲。这是一种境界和高度,也是一种历史观。抱着这样的历史观去认识和研究历史,就把握了真谛,也有利于真正接受祖先留下的历史遗产,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历史教人以智慧,就是这个道理了。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必须如实地把握住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这一原则。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人类出现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生产活动。从采集、渔猎到今天采用高科技手段劳动,生产活动从未中断过,也不可能间断。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某个社会阶段中的调整与调节,历来都是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进行的。史前时期的氏族社会是

人类使用旧石器时代的产物。旧石器时代延续了几百万年,氏族社会也存在了几百万年。在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原始农业与原始畜牧业产生了,接着又发生了第一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结果是出现了使用奴隶的现象和贵族与平民的对立。于是,氏族社会解体,城邦国家产生,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几千年中,一直处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之下。正是自然经济形态决定了当时只能存在农业文明和古代社会。到14—15世纪,商品经济开始取代自然经济,生产力较前大为发展,这才有了工业文明和近代社会。从这时起,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开始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手工工场阶段,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开始建立起一个跨国跨地区的国际贸易网络,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7页)实际上,即使是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国家,国民经济的主体仍然是农业。当现代化进程继续发展,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后,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在先进国家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首要地位。此时有更多的国家过渡到了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发展,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马克思就此写道:“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一语道破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

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即科技革命,将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带入了电气时代。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意义的经济模式,即以科技为先导,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竞争手段,以垄断为生产组织形式的模式。这时,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世界经济”,这已是今日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早期表现。与此同时,以人权自由、公民参与、政党政治、更健全的代议制为特点的现代政治模式,也基本形成了。到了

现在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所发挥的威力,更是远胜往昔,不仅决定着各国的综合国力、群众生活、国际地位,而且对于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也发挥着越来越具决定性的作用。

上述情况确凿地表明,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以及所取得的每项成果,都是生产力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也是生产力推动的结果。当然,我们并不赞成把历史上一切细微的事物都与生产力发展直接挂钩,将生产力标准教条化、庸俗化。这里强调的是总的规律,是从宏观视角论述的。

既然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那么它也就是评价历史现象的根本标准。在科学的历史观当中,这一条是必须坚持的。至于伦理的、道德的、情感的评价标准,都能说出不少道理,但却难以引出真正科学的结论。目前国际上兴起了一种用伦理道德标准评价历史现象的思潮,认为不仅战争和暴力残害人的生命是残酷的,而且那种只顾追求提高技术却造成大批人失业的做法也是残酷的,坚持这种观点是缺乏同情心。这种以慈悲为怀的说法大概是出于好心,颇有些令人难以反驳。但是,文明进步需要付出代价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造成大量手工工人失业破产甚至家破人亡,的确是悲惨的,令人同情的,但却换来了蒸汽时代的到来。此后就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几十年后又有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电气时代。这种文明演进给一大批人带来了灾难,是不争的事实,但却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不管怎样用慈悲的心肠进行谴责,也改变不了。更重要的是,难道为了慈悲心肠,就要去谴责科技革命吗?不要科技革命,人们仍然靠手工劳动过活,晚上只能点油灯,每天去井台边打水饮用,这能算是慈悲吗?这难道不是对整个人类更残酷吗?有所得必有所失,这是规律。全部问题的出路,就在于设法尽量减轻和减少所付出的代价。而这仍然只能依靠文明的进步,借以获得减少代价的手段,舍此别无他法。也就是说,对于文明演进中出现的不合理现象,只能在文明进一步演进中去寻求缓解

的办法。

与生产力标准密切联系的是实践标准。前文已经提到,必须依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多年以来,我们在对历史问题上结论时,常常囿于若干传统的,尤其是带有权威性的论断。这些论断确实有不少是科学的、精辟的,但也存在一些不科学或不准确的内容,甚至也包括极少数个别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例如,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几次断言资本主义制度很快即将灭亡,但却未能应验。过了半个世纪之后,恩格斯在生前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页)在这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榜样。遗憾的是,在这之后,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论断仍然被多次提出,自然也都无法应验。这里绝无批评前辈革命导师之意。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包括最伟大的人物,在解释历史和推测未来时,都无一例外地有着局限性,至少有时代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这是不能苛求的。当然,科学准确的结论也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在依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时,既要接过科学的结论,也要修正不正确的结论。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还应注意,在历史和现实中,有很多事物往往带有是非不明、黑白难辨的特点;有些人物则是功过参半、正邪相兼;更有些历史现象与血腥的罪行相伴随,但在主流上却是进步的。这一切都更加有力地说明,必须依照实践检验的结果去评价,而且一定要根据生产力标准来判断。此时尤其需要避免使用伦理道德的标准,也不能以当时劳动群众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为尺度。比如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表现形式充满了令人发指的暴行,诸如圈地运动、海外掠夺、殖民扩张、黑奴贩卖等等。然而从生产力标准和后来实践检验证实的结果来看,这一过程对封建制度

起着瓦解作用,对资本主义制度起着催化作用,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与此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进一步说明了掌握科学标准的必要性。

但是,在立论和评价问题上要切忌搞繁琐哲学,不需要对任何事物、人物和现象都进行细致的分析。历史上有不少事情并不存在原则上的是非曲直。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各民族常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这当然无需辨明是非。对于这类事情,大可运用“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多值逻辑去对待,而不必一定要用“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强行评断。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必然会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前文所说的文明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代价,有时是十分沉重的代价。当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许许多多的人成了奴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不仅大批手工工人破产,而且新生成的产业工人也被迫从事着超过人体负荷的劳动,住在贫民窟中,过着极为悲惨的日子,平均寿命不过 30 岁。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然而,正是从那时起,工业文明开始取代农业文明,人类进入了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中曾讲过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问题,说到了它的积极作用,破坏旧的、过时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建设西方式近代企业以及铁路等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很明显,正是这个“不自觉的工具”,使印度迈出了现代化进程上的第一步。然而,印度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多么惨重,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上类似的现象非常之多,证明重大的文明进步必定以某种相当严重的损失为代价,这是规律。还是那句老话,有所得必有所失。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管付出的代价有多么沉重,如果与文明进步所取得的成果相比,仍然是微小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进步成果是泽被天下、荫及后世的,至今人们还在享受着它们。机器、电器、电灯、电话、计算机,以及飞机、火车、轮船……不是当今正在为

人们效劳而且是须臾也不可少的东西吗!

这些说法如能成立,倒是使人产生了一种联想:多年以来,我们在历史书本里和课堂上所着重叙述的,大部分是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暴动、起义、革命等等事件与过程,常常被列为重点。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事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为争取文明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这当然是必须讲的。但是,如果只讲代价部分,不去指出文明的进步,不论及文明进步的成果,这还能算是完整的历史吗?先人们历经磨难、流血牺牲所留给后人的,只剩下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和为理想而献身的气魄。这当然都是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必须予以继承。然而,这只是精神财富,没有涉及物质财富。这样来讲历史,恐怕是有些对不起祖先。马克思曾指出:“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32页)马克思还说:“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478页)这里说得十分明白,人类“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乃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力,都是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如果我们只注意到继承历史上的精神财富而忽略了对物质财富的继承和发展,那不是把“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丢掉了吗!而且,这也有些颠倒物质与精神之间辩证关系的嫌疑。说到底,先人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即都是文明演进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应该予以继承。

说了这许多,其实讲的是一种历史观。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看历史是总纲;实事求是、注重实践是基本原则;生产力发展是认识与评价的根本标准;辩证地看待成果与代价是研究方

法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体现的也是尊重实践检验的结果。这本书就是本着这样的历史观撰写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对问题的分析,也很重视介绍新的研究成果。这里要说明的是,书中阐述的观点,以及在介绍新研究成果时所做的选择,都是依照上述历史观决定并写出的,算是我们的一家之言,是否妥当,尚祈读者惠正。

这里顺便说一下,本书的世界近代现代史部分,与原来出版的《世界近代现代史专题 30 讲》在内容上是不重复的。本书在设定题目时,避开了原有的专题,极个别地方曾出现重复,那是对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做了新的解释。

总之,我们的主观愿望就是如此。但是,我们自知才疏学浅,纰漏与瑕疵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刘宗绪

2002 年 8 月

目 录

主编赘言·····	(1)
-----------	-------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史

第1讲 人之初:我国境内发现的重要猿人遗址·····	(1)
第2讲 文明的曙光: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 遗存·····	(3)
第3讲 怎样看待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	(7)
第4讲 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近期进展·····	(10)
第5讲 夏商周断代工程·····	(15)
第6讲 “二里头文化”与夏史探讨·····	(18)
第7讲 甲骨文的发现与商史分期新说·····	(21)
第8讲 等级隶属制:观察西周分封制的一个视角·····	(24)
第9讲 从“弭兵”看春秋争霸战争·····	(26)
第10讲 战国的社会矛盾与变法运动的主要内容 ·····	(29)
第11讲 怎样看待秦王朝的历史地位·····	(31)
第12讲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34)
第13讲 西汉“郡国并行”体制及其演变·····	(40)
第14讲 东汉豪族势力的崛起·····	(43)
第15讲 进取与开放:汉王朝走向世界的步伐·····	(45)
第16讲 九品中正制的形成与影响·····	(48)
第17讲 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的时代 特色之一·····	(49)
第18讲 从曹魏“屯田”到北魏“均田”·····	(54)
第19讲 隋唐新民族与新文化的形成·····	(56)
第20讲 隋唐帝国与东亚世界·····	(60)
第21讲 大一统的重建·····	(64)
第22讲 隋炀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努力·····	(67)